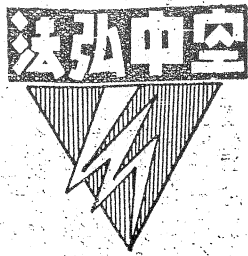


踏上奮鬥的途徑，一步一步的向前做去，自然可以實現你那「人間淨土」的希望，和救世的悲願。

今年是佛陀誕生二千五百週年的紀念，各學院剛剛忙完慶祝佛陀誕辰的一幕，現在又要忙着學僧畢業典禮的事情了，這在表面上看來，似得是佛教興盛的象徵，但實際上却是我們這一群畢業生最苦悶的時候，因為這次不但本院同學畢業，而某苑的同學也畢業，同樣，不但本院同學畢業以後再沒有昇學的機會，而某苑的同學也沒有昇學的機會，所以本年度陷于苦悶，徬徨的僧青年特別多，因此，我在極端苦悶中作以上的感想之後，便把它寫出來，貢獻給各位畢業同學之前，以作同病相憐的切磋，同時，我更虔誠地希望各位畢業的同學們，與其徬徨苦悶，不如果敢堅決地苦幹下去，與其咒詛現實，毋寧以興奮的心情來憧憬明天，以堅毅的意志來創造



# 佛說阿彌陀經講話

—臺北民本電臺佛學講座廣播

竹亭

各位聽眾！上期講的是：信願行三個條件中的一個行字。行，就是腳踏實地的去做，這做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老老實實，念一句阿彌陀佛。經上雖然有若一日至七日的規定，我們儘可每日念佛，作為恒課。古人說：多念一句佛，少說一句話，打得念頭死，許得法身活。印光老法師也嘗教人老實念佛。人們如果終身牢記住這一句阿彌陀佛，常常念一句阿彌陀佛，以佛心為心，以佛的行為為行為，保管你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在這裡我可說個故事給大家聽聽：我二十五歲在安徽安慶，佛教學校上學。那學校董事會裡有一位董事，徐平軒居士。徐居士的母親，是一位虔誠而念佛的信徒。那是民國十三年吧：十三年秋八月，徐老太太，僅有一點小病，很安詳的念佛而終。這消息一經傳出，四方八面的親友，都來行禮弔慰。可是從四方八面來的親友，見面的時候，都不約而同的說：奇怪啊！我在路上向這裏走來的時候，嗅到很濃烈的檀香味，同時還聽到隱隱約約的音樂聲，大家都很驚奇！徐居士聽到這一番話，對於母親的去世，不但不感覺到悲哀，反而非常之欣慰。因為人生都有一死，恩愛別離總難免。只要死者得到一個好的去處，這是何等的難得。所以徐居士據親友們眾口一詞的傳說，確信這是他母

將來，堅定信心，站穩立場，鼓起大雄無畏的奮鬥精神，作為一個敢于不斷接受現實的磨練，刺激，與折磨的苦鬥者，像荷戈上陣的戰士們一樣，自強不息地朝着我們救世的願望，獻身佛教的意志，革新佛教的目標邁進，那麼，今天不可能的事，明天就完全變成可能的事了，即使明天還不可能，但終有一天完全可能的，然則，誰說佛教的新生命在不久的將來不會在我們這一群僧青年苦幹之下而誕生而面世呢？

親愛的畢業同學們，勇敢點吧！「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古人說得好：「弱者困於環境，智者利用環境」，我們的環境雖然壞透了，但只要我們善于把握，善于利用，同時在今後更苦難的日子中要本著一種愈挫愈奮，愈苦愈毅的精神去做人，去做事，去進德，去修業，最後的勝利，決定操在我們的手上！

親念阿彌陀佛，得生西方的一個現象，因此心理上得到非常的安慰。我當時還寫了一篇徐平軒太夫人人生西記，登在海潮音月刊上。三十六年，我住在上海老北門的沉香閣，徐居士因事到上海，特別去訪我，還談起此事。如果把淨土宗的書打開來，像往生傳之類，古往今來，因念佛而生西方的男子女人，不知有若干數呢？

念佛既然有這樣的把握，而且這是教主釋迦牟尼佛為我們這末法時代，多障的眾生，開發的一條特殊方便的易行道。所以釋迦世尊，苦口婆心的如阿彌陀經上說：

「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是利的利，不是財利的利，是便利的利。比方說吧，同樣的一段路程，拿腳跑要一整天，假如坐汽車的話，一兩小時就達到了目的地，汽車不是比兩隻腳便利多了嗎。因有此便利，故說此生西之便利方法。若有眾生，天下後世的眾生，如果聽到我這方便法門，都應當發起願心來，準備生到彼西方極樂世界去。

然而念阿彌陀佛，何就比較便利的呢？這有兩個道理：第一如果學佛的人，都必須把佛教的教理弄通了，你首先要具備國學的根底，還要有錢備辦那許多經書，還要有時間環境的許可，更要有有人來教授。修禪定，修密宗，皆要有安靜的處所。試問社會上有幾個人能辦得到。念佛就不須要了，你只要對釋迦牟尼佛說的這方法，確信不疑，不論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你有空就念，或者心裡總記住一句佛，積久純熟，自能心佛打成一片。

第二，在這個社會裡修行，障礙太多了，事業上的鉤心鬪角，一般實際上的應酬，聲色貨利的誘惑，家庭生活的負擔，這許許多多，足以使你忙得透不過氣來。即使你肯修行，也是一曝十寒，所以學佛的人儘可多，成功的人可太少了，要想成佛，那就更難了。如果因念佛而生到西方，可以與諸上善人，日夕相處，沒有這世界上那許多的障礙，精進純一，自然就容易成佛了。

假如有人問，這世界上如果人人都念佛生西，那豈不是斷滅了人種嗎？這一疑問，似乎是很有道理，其實是杞人憂天之談。因為人類都是貪圖着眼前的快樂，不會得每一個人都肯信仰的；無快樂可貪而貧窮不堪的人，終朝為衣食奔走，為生活的壓迫，已經透不過氣來了，又有什麼興趣來學佛。佛教徒舌蔽唇焦，也只想在千萬人中撈救一二，而貧富的階層中肯學佛而念佛的人，也只是千萬中一二而已。我也可以問：這世界上究竟有什麼可貪戀的呢？刀兵，水火，颱風，地震，水潦，旱荒，那一年沒有。人事上的紛擾，如奸姪劫盜，爾詐我虞，假如沒有警察的維持，法律的制裁，宗教的感化，那還不等於一個禽獸世界嗎？恐怕連禽獸世界還不如呢。所以釋迦牟尼佛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假如能够每一個人都念佛生西方，那是何等的好事。比方說吧：監獄裏各各皆有很好的組織，形成另外一個社會。如果因為犯人的刑期已滿，不斷的保釋出獄，有沒有人恐怕監獄會空無一人，而愁慮囚犯絕種呢？假如有的話，那我們會譏笑這個人是百分之百的傻瓜。然而愁慮這世界上人類絕種的人，不也是一種可憐蟲嗎？更何況學佛而念佛的人，不但自己的行為走上了正軌，同時也影響到他的眷屬親友。而且念佛的人，大多都能見義勇為，救苦恤貧而熱忱助人。所以念佛的確是一個淨化社會，淨化人心的好方法，名目上是求生西方，但不要誤會他是等死，西方只是念佛的人最後的一個歸宿。比較一般人糊裏糊塗的生，糊裏糊塗的死，那真是有天地懸遠的距離呢！

所以念佛的這一宗，自從東晉慧遠大師在江西廬山東林寺，結社念佛以來，當中經過了一千六百多年，綿綿不絕，至今猶在佛教界裏普遍流行，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再講兩個鸚鵡念佛的故事給大家聽聽：

宋朝淳熙年間，有麻成忠者，作客荆南，和一個壽普老和尚要好。有一天壽普老和尚來訪問他，彼此對談甚久。麻先生因到房間去拿東西，客廳的角落上，掛着一個鸚鵡鳥籠。鸚鵡原來是會說人話的，這時看主人不在，偷空向老和尚說：樊籠三年，無有解脫，望師慈悲！老和尚說：小畜！誰叫你會說話的呢？鸚鵡似有所悟，不復作聲。麻先生自房間出來以後，老和尚勸他放去鸚鵡，讓他自由。及至老和尚回廟，被放的鸚鵡，忽飛到老和尚身邊啣啾致謝。老和尚對他說：你宜速藏深林，免得再隨羅網。鸚鵡不去，似乎還要求教？老和尚教他念阿彌陀佛，於是飛去。八年以後，老和尚雲游，至某山，一小兒前來拜謝說：過去在麻家作鸚鵡，今生西鄉蕭家作男子矣。

廣東嶺南有位教書先生，養白鸚鵡，每早必誦觀音聖號，白衣咒。又能念歸去來辭，赤壁賦，以及李太白詩。如果早課未完，你教牠念詩文，牠就不理你。有一天對教書先生說：我從西方來，還向西方去，說完了就垂頭斂翼而死。鳥由如此，豈可人而不如鳥呢！

各位聽眾！念佛法門，對於學佛者的修行方面，的確是最便利的一種方便，所以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不待任何人的請求，自動地，而且很鄭重地，招呼舍利弗，告訴他，這方便法門。因這法門實在值得宣傳，值得稱讚。所以阿彌陀經上說：

「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讀者稱讚，歎者感歎。不可思議者，前邊曾說過我見是利，現在更稱為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以此利非尋常之利。由淺入深，當有三重：一、念佛非無益之事，故說有利。二、此利非普通有相的利，故說是功德之利。三、豈但是功德之利，而且是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我剛才不是說過嗎！這法門值得宣傳，值得稱讚。過去所說的，都是有關於修行方法的宣傳，以下就是稱揚讚歎的話。讚歎之中，有他方諸佛的讚歎；有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讚歎，這是本師釋迦牟尼佛，承上文「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而讚歎的話。

假如有人問：為什麼值得這樣稱揚讚歎呢？這可以綜合起來答復這一個問題：第一，阿彌陀佛的無量光明，常常照耀着念佛的眾生，念佛的眾生，祇要能念得心佛打成一片，便能與他的光明，光光相接。即使你不能

念到這樣的成績，而能每天十念念佛，臨終都可以得到接引。那怕你念過一聲兩聲阿彌陀佛，或聽到念佛的聲音，都可以種一個成佛的正因。第二，由於阿彌陀佛的神變，這個極樂世界，水鳥樹林，皆能唱出三十七道品的妙法，使極樂世界的眾生，聽到以後，常常念佛念法念僧。第三，衣服飲食，受用自然，眾生各各皆具有種種相好，種種神變。第四，一得往生，即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永不退轉，一直到成佛。憑這幾點說來，可以說：極樂世界，所有的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不可思議。人能對於此法，確信不疑，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的業報，亦不可思議。而極樂世界的依報，正報，因果，皆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不可以我們凡夫的心理來思量測度；不可思議者，不可以我們凡夫的知識來討論。因為是超越眾生的常情，而為人天希有，歷劫難逢的修行方法。我們聽到這方法，應當悲喜交集，喜者，喜的我們幸而聽到；悲者，悲的是聽得太遲了。假使我們在過去生中，早已得聞此法，修行此法，不是早就生了西方，不致六道輪迴，受這無謂生死痛苦嗎。以下是他方諸佛讚歎此法。第一，東方佛讚。阿彌陀經上說：

「東方亦有阿閼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

所以引諸佛稱讚的道理，因為此淨土法門，乃千佛萬佛，無量諸佛之所異口同音而稱讚的。也就是請諸佛來一個證明，使眾生確信不疑。

以下的經文，計有六方。因東方於四時屬於春天，萬物生長，有智慧的意思，智慧為學佛的引導，所以以東方為首。

所列舉的佛名中：阿閼鞞者，譯成國語，是不動的意思。諸法皆有生滅去來的動相，唯有法身不動。阿閼鞞佛，證此法身，所以叫做不動佛，不為生滅去來二邊所動故。

須彌相佛者，須彌是一個山名，譯成國語為妙高。居四大洲之中，眾寶所成所以叫妙；出水有四萬二千由旬，入水有四萬二千由旬，高出眾山之上，所以叫高。忉利天在山的頂上，四王天在山的半腰。佛經上要形容某一法的高廣，往往皆用須彌山來做比喻。以下三尊佛，皆以須彌山為名，就是這個道理。須彌相者，這一位佛世尊的相好，百福所成，無不具足，所以如須彌山之妙；人天，二乘，諸大菩薩的相好，皆所不及，所以如須彌山之高。

大須彌佛者，佛世尊的德行，有如須彌山那樣的高廣。維摩經上說：名稱高遠，踰於須彌，那是更進一層說，佛世尊的德行，超過於須彌的高廣。

須彌光佛者，佛世尊的光明廣照，猶如須彌山那樣的能映蔽眾生。因為須彌山為眾寶所成，寶能發光；須彌山既高且大，所以將他比喻佛光之普照。

妙音佛者，這一位佛世尊的法音圓妙，說法能適合各個不同的眾生的根機。維摩經上也曾說過，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就是這個意思。彌陀經上又說：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者，因為東方世界，當然不止這幾位佛世尊，以虛空無盡，世界無盡，所有的諸佛世尊，當然也是無盡。無法來形容這無盡，所以拿恒河沙來作個比喻。恒河是印度的一條大河，河裏的泥沙，粒粒分明。釋迦世尊住的地方離恒河不遠，他要形容某一事物的無窮無盡，都是用恒河沙來作比喻。上面所列舉東方世界的幾尊佛，不過是代表罷了，其實是無窮無盡的。所以經上又說：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經上又說：

「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

其國者，是東方恒河沙數諸佛各各所住在的國土。廣長舌相，這是諸佛世尊三十二種相好之一。諸佛世尊，皆因多生多劫口業清淨，所以成佛以後，獲得廣長舌相。左右為廣，前後為長。其廣長的尺度，能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者：一對日月，一個須彌山，一個四大部洲，下自阿鼻地獄，上至梵天，為一小世界，也就是一個太陽系。數此小世界至一千，為一中千世界。數此中千世界至一千，為一大千世界。因為經過了小小千大千，所以稱為三千大千世界。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內中包括了三百個小世界，是一化身佛的教區。佛世尊的廣長舌相，放大開來能蓋覆三千大千世界。意思就是說：東方諸佛，各各在他的本國，放出廣長而能徧覆三千大千世界的舌相。展開這舌相做什麼呢？彌陀經又接着說：

「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誠實言，就是真誠實在之言，阿彌陀經，本來是釋迦牟尼佛，稱讚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的。因此一部經，為指導修行的念佛法門，故於一切眾生也有莫大的功德，所以為一切諸佛之所保護，留念。

這就是東方諸佛，用廣長舌相，出誠實言，徧告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說：你們已得聖果或未得聖果的眾生，應當對於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這稱讚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而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的經，應當確信，不要疑惑。已得聖果的人，應當拿他來展轉勸化；未得聖果的人，應當依他所指示的方法去切實修行。